



龙门滩老街龙门阵

□廖浚杰

“我们这条街，已经走三户人了。”端午回家，我再一次听到奶奶这样说。她静静地靠在门口的躺椅上，细弱干瘪的手托着头，缓缓说出这句话。我随声附和，虽然我已记不清她是第几次重复了。

第一户人是一个喜欢穿深色的格子布衬衫，右手虎口有一块淡紫胎记的老人。她一个人便自成一户，倒不是无儿无女，只是丈夫早逝，她的儿女成家在外。

小学放学时，她是校门口的常客。她的胸前总是垫着张围裙，趴在浅绿色的垃圾箱旁，半个身子缩进垃圾箱里，握着半截开裂的晾衣竿，用力地薅着箱底的瓶子。幼时的我，天真地觉得她在垃圾箱里寻宝。垃圾箱是船长的战舰，晾衣竿是她的指挥棒，她风雨无阻地寻宝，甚至让我对她产生些许敬意。但垃圾箱散发的酸臭味，总是让我避她三舍。

“到处都是烟雾缭绕的，一定是房户贤又在烧柴了。”当听到母亲抱怨柴烟难闻时，我才知道，她居然是我的邻居，那条临街的巷子深处，白烟不时飘出的地方，便是她的家。“我晓得她，环保船长，老师说，捡瓶子的人是环保卫士，她每天都在学校门口的垃圾箱里寻宝。”我扬长语调对母亲说道。母亲不语，只是笑了笑，在走进厨房时扔下一句：“啥子寻宝哟，搞得一身馊馊，她要是每个月不去打牌，日子过得好不滋润。”

有年端午，我出了校门，垃圾箱被人群一层叠一层地围了起来。一个皮带勒着西裤、圆肚方脸的男人在垃圾箱旁把房老太训得抬不起头，身着墨绿旗袍的阿姨捂着脸啜泣，“终于还是遭姑娘儿子晓得啦，一个月千多块钱寄给她，转手扔进了牌桌里，越输越打，越打越输。”周围人的话一下刺痛了她，墨绿旗袍阿姨抹了抹眼泪，踩着高跟鞋，踢踢踏踏地朝麻将馆奔去，一连几天，那阵子的老街格外嘈杂。终于麻将馆被房老太的女儿闹怕了，房老太被拉进了麻将馆的黑名单。房老太同她的绿宝船彻底告了别，巷子里久久不散的烟味消失了。

没了打牌的爱好，房老太最喜欢的事情便是挨家挨户坐上一阵，老街多是独立的门面，年轻人出去打工，商业做不起来，门面里便仅剩些住家的老人，每一位都能和她聊好一阵。我家便是打头的那一户，从巷尾聊回街头，我家也成了收尾的那一户。房老太不当船长了，反是爱上了情报员这份美差，一条街的信息数她知道得最全，传播得最广。

如果你看到我家门口的红色长条凳上佝偻着一个紫色格子衫的房太太，那多半是她无疑了，“十字口底下那家明年满七十，说是要办酒。”“孙老头昨天去医院了，一天没开门”……待全部的新鲜事分享完，房老太便习惯性地抬手，看看表，然后抬高声调对我奶奶讲：“走了，嬢嬢，煮饭得了。”

若是散学后走得快，我是一定能听到这些龙门阵的，当然也包括以煮饭为由的道别，有时她看见我便会热情地打招呼：“耶，上学的回来啦！”有时她也会故意在我家门口逗留，“娃子，帮我看看，我的洗衣机怎么用呢？”“娃子，上回我去我家老二那里，带回来的糖，你尝一尝。”指针不知转动到第几百个6点整，在她儿子听说她用洗衣机把羽绒服洗炸的丰功伟绩后，手表同洗衣机一道进了废品站。“北京时间，6点整”的报时声每天准时催促着她回家煮饭，尽管吃饭的只有她一个人。

智能机走进家家户户，我家门口的长条凳变成了暗红的木靠椅，上大学回家的我总是能在我家门口听到这亲切的时代遗音。每当房老太闯入我的眼帘时，我总会从木靠椅上起身，换她来坐会，许是怕她传递情报受累吧。老街的人气越来越淡，她来得越来越勤。一年之中，她也会去儿女那住两天。每次回来，由房老太起头，几个老街坊参与的一场城市生活批评会便开始了：“住不惯，根本住不惯，人都认不倒，关门闭户的……”“微波炉，不能打蛋，不能打铁，不能……”许是听多了，到现在我也能对批评的内容倒背如流。

去年，我几次放假，都不见她，她去城里的次数越发地勤了。一次回家，我看到她正在家门口和奶奶研究着蓝莓，心里竟生出了几分额外的欢喜。“嬢嬢，我跟你讲，我说这个吃了眼睛好，你也尝点，就是我这个眼睛呀，开始不行了。”年底，我最后一次见她也是在我家门口，她刚从女儿那回来，黑色的鸭舌帽遮住了她灰白的头发，她佝偻着身子，穿过我家门口那扇半抬着的卷帘门，我准备帮忙抬一把门。她挥了挥手，另一只手叉在腰间，眼角挤压着棕褐色的老年斑，笑着说：“用不着。”

元宵节后，我估摸着房老太会回老街来，以往她的年都在老街的巷子里过，早年间一个人在老街幽暗的小巷里烧柴煮饭、点豆腐、量衣裁布，捧出了两个大学生。“怎么今年房老太还不回来啊？估计是老到儿女也该搭把手了吧。”我不禁感叹道：“怎么，未必你还想她了哇？”路过的邻居玩笑道。

我已经记不清房老太具体叫什么名字了，确切地说，是我们这群邻居们似乎从来没弄清楚过，房户贤？庞富贤？她在时，我们便一会“庞”，一会“房”地叫着，我曾经好奇地问母亲：“她姓庞还是姓房呢？”母亲对着我淡淡地笑着说：“管她呢，知道是这个人就行，难道要称半斤糖去问吗？”这桩有趣公案，随着长大被我慢慢搁置，再想起时，是忽然发现老街已经没有她的时候，不对，是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她了。

“我们这条街，已经走三户人了。”一户不知姓庞还是姓房，一户住在十字口底下，这两户人家都只有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在老街住着，两人驾鹤而去。第三户的当家人是个中青年男人，他带着全家以及他的两条狗搬走了。

如果你问我，一年后还会有老街吗？大概是有的。十年后还会有老街吗？但愿吧。一百年后还会有老街吗？大约的确是没了，包括你，也包括我……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学生）

父亲的枇杷酒

□唐安永

家乡的农人勤劳智慧，性格豪爽，特别喜欢酒，更喜欢就地取材用果子和药材来泡酒。每当枇杷、葡萄、山楂、桑葚、猕猴桃、党参等成熟，他们将这些水果或药材取来经过简单加工后浸入白酒中，不仅有效增加白酒的浓郁香气与醇厚口感，还能起到养生和消除疲劳之功效。父亲也不例外，他的酒柜里摆满了各种水果或药材泡制的佳酿，众多的美酒中，父亲最钟爱的就是他自酿的枇杷酒。

“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家乡的农人一直传承着栽种果树的习俗，房前屋后常年花果飘香，甜美的生活让人沉醉其中。每年的春末夏初，我家门前的那棵枇杷树的枇杷渐渐褪去青涩外衣，慢慢变成褐黄色，羞涩地隐藏在茂密的枝叶间。偶尔，几颗调皮的枇杷从枝叶间冒出来，探头探脑，迎着夏日的微风轻轻摇曳，让人馋涎三尺。

“枇杷已熟粲金珠，桑落初尝滟玉蛆。”父亲用枇杷泡酒充满着浓烈的仪式感。只见父亲手脚并用麻利地爬上高高的枇杷树，将挂满果实的枝丫小心翼翼地用铁钩子拖拽在他的跟前，小心翼翼地一颗颗枇杷轻轻地装进携带的篓子里。

回到家中，父亲从篓子里挑选出肥硕的枇杷轻置盆中，轻放于水龙头下冲洗，一颗颗枇杷在水流的轻抚下，不停地上下翻滚，好似虔诚地接受大检阅。接着，父亲用皴裂的双手拿起一颗颗枇杷和着山泉水轻轻地揉搓，动作是那样的轻柔而专注，仿若在筛选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父亲将洗净的枇杷放入笕箕中，对枇杷进行仔细地擦拭。确保被擦拭干净的枇杷没有任何问题后，父亲找来冰糖、白酒与透明玻璃瓶。他先将一部分冰糖缓慢地置入容器铺底，再将一部分枇杷轻轻放入玻璃瓶中，一层冰糖一层枇杷很快填满大部分瓶身。紧接着，父亲将自家酿制的苞谷酒缓缓倒入瓶中。随后，父亲用力拧紧瓶盖后，并用红布紧紧缠绕瓶口，然后用细细的麻绳扎紧红布。

经过数月的贮藏，泡制的果酒达到预期效果。但父亲从不会独享，总会在亲朋好友登门或重大节日时，举行一个既浓重又简约的“开瓶”仪式。当他拧开瓶盖的一刹那，一股清纯的酒香溢满屋子，直逼味蕾，暖人心房。

父亲喜爱摆弄美酒，却并非嗜酒之人。他的酒柜犹如一个巨大的宝藏，里面常年存放着桑葚酒、枇杷酒、党参酒、葡萄酒等。父亲却始终坚信，在不同场合饮用不同的酒方能彰显出不同的文化。虽然形式不一，但都饱含着浓浓的深情厚谊。“芒种打火夜插秧”是一年劳动强度最大、也是最消耗体力的时候，劳作一天的父亲准会从酒柜里拿出党参酒来招待帮工，为他们驱除疲劳，滋补身体；“酒逢知己千杯少”这句口口相传的俗语父亲是最懂的，每逢亲朋好友聚会，父亲定会拿出葡萄酒来款待贵客，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诉说着心里话，快活极了；阖家团圆的春节，在“爆竹声中一岁除”的喜庆祥和的氛围中，父亲定会拿出他珍爱的枇杷酒，将知心的话儿揉进一杯杯酒里，让家人感受到浓浓节日的温馨与欢乐。

父亲的枇杷酒好似一本厚重的书，里面写满了许多深刻的人生哲理，还有许许多多难以读懂的苦辣酸甜故事。

（作者系重庆市奉节县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沧笙踏歌

□张玉

我在纸坊和你隔江而望
一袭白衣涉水而来
绿油油的水声
唤醒多少荆楚旧梦

我收集你飘落的音符
像风拾起
青铜编钟的余韵

江面的笙歌依然蜿蜒——
那是被岁月反复折叠的航道
如一条不肯入海的河
固执地，在旧地图上流淌
（作者系湖北省作协会员）

咖啡（外一首）

□李光辉

据说
现在还可以
添加榨菜
添加肥肠

这引起了
很多人的议论
原来他们
添加了人间的是非

咖喱

这种调味品
由多种香辛料组成
而我却试图从中
嗅到丁香的气息

就像在茫茫人海里
我想找到你一样
无奈这个世界
如同咖喱一般复杂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